



WAIT UNTIL LOVE HAS TRAVELLED
A DISTANCE OF ONE LIGHT YEAR

等愛走一光年

Wait until love has travelled a distance of one light year

高雄青年文選散文・小說集

高雄市立圖書館◎主編
高雄市立圖書館◎策劃出版
遠景◎編輯發行

局長序

喚醒青春的靈魂

歲暮時節，有許多的文學盛事令人回味與期待，「高雄青年文選」這項文學徵件，雖然只是地方性的活動之一，卻是高雄市文化不可磨滅的盛事。「高雄青年文選」的集結，不只讓在學的年輕學子可以用文字記錄自身與土地的互動，同時亦藉由這些美麗的篇章述說港都的真善美。高雄的創作資源豐沛，投身參與創作的人口亦逐漸增加，作品也具有一定的水準，在這幾年的散文、小說與詩的徵選作品不難發現，甚至已經有不錯的共鳴，文化局為了鼓勵創作、發掘人才、促進交流，接連幾年舉辦地方性的文學創作徵件，希望透過年輕書寫者的眼睛與思路，進而呈現高雄的風土與人文，透過出版，期待使高雄力與美的浪漫，被更多的人看見與認識。

過去六年來辦理的「高雄青年文選」的徵文，鼓勵青年學子記錄高雄，期以在地的書寫創作，激盪出年輕的靈魂對這片土地的火花，喚醒被壓在腦海底層的愛鄉情懷。在高雄，許多平凡的景點卻孕育了壯碩的作品，城市光廊、愛河之心……等璀璨的地景不下一次出現在字裡行間，儘管這些作品大多出自新世代的年輕寫者之手，但如果能持之以恆繼續耕耘，占文壇一席之地是指日可待的事，那麼即便出

爐的作品風格有所不同，但就文化局而言，由衷希望藉著「高雄青年文選」徵選與出版，將不同的文學內容、發展作為高雄的文化成果之一，盡責地展現在讀者與作者面前。

「高雄青年文選散文·小說集」、「高雄青年文選新詩集」裡眾多的篇章，多有描述社會與人文，土地與城市之間的作品，將現實與理想的層面近距離描寫，此為文學所以動人之處。諸如此類直抒胸臆，靠近生命呼吸脈動之創作，一方面捕捉現實中的酸甜苦辣，品味生活，另一方面則結合高雄特有的人文、地理脈絡，累積城市的文化資產，同時運用地方文學的創作與發展，呈現出屬於高雄自己的文學風情。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局長 史哲



館長序

一棵文字的大樹

一管筆，獨坐燈下，一盞茶，讀著眼前一篇篇質量俱佳的文學作品，一時間，心頭攀上了欣喜，還有更多的感受。六年來，「高雄青年文選」集結了年輕學子的文學創作，記錄著對城市對土地對家鄉，還有包括對自己難以言喻的感情，這些入選的作品總是使人感到安慰，速食主義並沒有完全帶走可貴的赤子心，在現代科技所帶來的緊湊節拍下，我們還能看得到在城市各個角落陸續誕生出的這些慢工出細活，接近乾淨無雜質的結晶，甚為可貴。

文學創作是無遠弗屆的浩大工程，高雄有著豐盛的自然資產與人文風情，透過充滿想像的文字記錄與書寫，讓眾多感動人心的故事與這座寬廣的城市不斷交集，無論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電影圖書館、迷人的西子灣、靜美的玫瑰教堂，或是與高雄的任何一次美麗的擦肩與轉身，這一幕幕扣人心弦的畫面，藉著字裡行間的行雲流水，烙成了深刻的浮水印記在你我的心坎。豐厚的文化是每座城市無形卻非常重要的寶藏，它能打造經濟價值的資產，亦是象徵超越科技的另一個里程碑。締建一座優質的城市，需要情真意切的詩文來充實，透過徵文活動，激勵書寫者在書寫之餘兼具閱讀的眼光，以增書寫之功

力；同時激勵閱讀者在閱讀之餘投身創作的行伍，以添城市之多元。

此次的徵文活動過程熱烈，來稿數量相當可觀，「高雄青年文選」從徵文、結集到出版得以順利進行，除了要再次向評審與編輯團隊致謝之外，每一篇入選的作品與其作者更是不可或缺的主角，今年的入選者不乏歷屆的入選者，也有新秀名列其中，光耀了本文選的篇幅。未來圖書館將繼續努力，期待可以有更多的創作空間，讓更多的文學種子有機會發芽、開花。

縱使文學創作是一條漫長不容易的路，但相信透過徵文活動的鼓舞，將引發拋磚引玉的效應，激出許多潛藏多時的熱情火花，冀盼青年文選的出版能為這座城市長成一棵大樹，按時為高雄結出文化的碩果。

高雄市立圖書館館長 施純福



局長序	喚醒青春的靈魂	006
館長序	一棵文字的大樹	008

大專組 | College Division

尤麗雯	聽海	018
王懿莘	棗熟	024
任明信	戀人映像	028
吳翔逸	小北街	032
周天派	他她	038
林彥佑	美麗單車道	040
林彥廷	我在這個城市，呼吸	042
邱群涵	我不曾遺忘過	044
施曉筠	返鄉火車	046
張雅婷	紅包事件簿	052
郭品宏	書銘	056
陳佳其	蛋的獨白	058
陳亭諭	許我一個夢	064
陳亭諭	喪	068
陳佩恩	稀薄的顏色	074
陳珮青	從我眼中望見的歲月痕跡	077
陳雅婷	再見·高雄	079
黃至媛	你我都在	082
楊子青	眼淚之後	086
楊子霈	喧囂的病症	090
楊若榆	郵差與路	092
潘旭柔	在聽	094
蔡岳宏	鼻塞	096
鄭艾祥	河堤	098
鄭博文	十七歲的軟鬍	104
蕭文婷	伍佰元	108
謝幸娟	單身審判庭	110
簡宏根	給我默默長到D罩杯成熟妹妹的戀愛法則	114
魏秀純	蹲居的姿態	120

高中組 | High School Division

王馨慧	心情雜記	128
何家豪	是努力還是命？	130
吳岱諺	人間樂事	132
吳怡萱	零錢聲	134
吳萍	珍藏	136
呂奕萱	牽手	138
呂慈芸	燃燒後	140
林凡	我的海，海的我	144
洪珮昀	璀璨青春，就在夏日	146
洪笙堯	十一號的球鞋	148
高沛弘	夏日——印象	150
涂鈞筑	少年顏色	153
莊東霖	失去	155
許柏裕	第一號海洋交響曲	157
郭馨	一個十八歲女孩的願望——善終	160
陳佳勳	這一刻的美	162
陳琪韻	我所知道的那口井	164
黃晟維	與水	168
葉嘉璘	幸福的滋味——阿嬤的酸梅湯	172
詹媛婷	腳印	174
龔子芸	癡鳥	176

國中組 | Middle School Division

王郁慈	雨歇	184
王湘瑜	不想面對	186
吳邵嫻	我們這一家	189
吳岱陵	做好事，真快樂	192
林宇琮	難忘的回憶	194
謝忠成	我的生命，我的棋	196



大專組 | College Division

王懿莘	礙傾	202
林彥佑	聽希奴干說蘭嶼	212
林香聿	詞寫人生	221
黃筠雅	餘暉	227
葉瑋妮	加羅林魚木的故事	237
蔡岳宏	畢業紀念冊	248
簡宏根	彌留時光	253
魏伯霈	妖怪	260

高中組 | High School Division

左欣蘋	謊言	268
李姿嫻	丑·醜角	273
原佩蘭	塵緣一線牽	280
涂鈞筑	哭泣的紅裙	289
蕭永朋	等愛走一光年	293
謝怡萱	百褶裙	300

國中組 | Middle School Division

陳新璇	黑貓	314
-----	----	-----

附錄

蘇園雅	午後柴山	九十八年高雄青年文學散文組入選作品	324
-----	------	-------------------	-----

高雄市立圖書館「青年文學」徵文辦法	328
-------------------	-----

散文篇

ESSAY SECTION

那些的流水年華，
逐字成篇乘著風，
翩然降落在眼前，
其實，韶光未曾遠逝……





COLLEGE DIVISION

聽海
秦熟
 戀人映像
 小北街
 他她
 美麗單車道
 我在這個城市，呼吸
我不曾遺忘過
 返鄉火車
 紅包事件簿
 書銘
 蛋的獨白
 許我一個夢
 喪
 稀薄的顏色
從我眼中望見的歲月痕跡
 再見·高雄
你我都在
 眼淚之後
 喧囂的病症
 郵差與路
 在聽
鼻塞
河堤
 十七歲的軟鬍
 伍佰元
 單身審判庭
 給我默默長到D罩杯成熟妹妹的戀愛法則
蹲居的姿態



大專組

聽海
秦熟
 戀人映像
 小北街
 他她
 美麗單車道
 我在這個城市，呼吸
我不曾遺忘過
 返鄉火車
 紅包事件簿
 書銘
 蛋的獨白
 許我一個夢
 喪
 稀薄的顏色
從我眼中望見的歲月痕跡
 再見·高雄
你我都在
 眼淚之後
 喧囂的病症
 郵差與路
 在聽
鼻塞
河堤
 十七歲的軟鬍
 伍佰元
 單身審判庭
 給我默默長到D罩杯成熟妹妹的戀愛法則
蹲居的姿態

搬離高雄的那天傍晚，天空是夏季難得的帶灰的紫，與送行的大學同學在街頭用一個擁抱告別西子灣，從此將耳畔的濤聲放進夢中迴盪。

還記得剛到中山大學報到的那一天，和朋友坐在校內道路旁等候公車。抬頭望去，道路的盡頭隱蔽在蔥鬱的樹叢後，看不見未來即將待三年甚至更久的文學院的模樣。南台灣熾熱的太陽將天空的雲都蒸發了，湛藍得淘不出半點雜質的天空沉沉壓在頭頂，想著未來的日子，心裡只有不知所措的茫然和恐懼。

大學生活的第一週，繳交所有系上規定的費用後，戶頭裡的兩千多元，是我整個學期僅剩的生活費。學分抵免的事務讓我不斷地奔跑在山上和山下，全然陌生的環境，不熟悉的規定，一次又一次緊張的尋找資料，在五專死黨的幫忙下一起努力拼湊出當年上課的內容，寫出一份又一份的修課資料；一次又一次滿懷期待的送件，卻只是一次又一次接到拒絕承認學分的電話。

生活費沉甸甸的壓在心頭，學分抵免的不順遂，轉學生的大二身分選不到校內規定在大一必須修畢的課……充斥在心底的煩惱，身邊只有尚陌生的室友，不知道能找誰幫忙，甚至連傾訴的對象都沒有。

煩惱令我難以安睡，每每在天亮不久就驚醒。

對學校的環境尚不熟悉，怕走錯教室，我總是搭上最早的通往文學院的校車。少數早到的學生各自進了教室，走廊上便只剩下因為煩

惱而無法安心的坐在教室裡的我。

九月末的天空亮得晚，七點多，微微發白的天空還帶著灰濛濛的紫。

站在走廊上眺望不遠處的海，清晨的文學院極度安靜，清早的海濤平緩，濤聲卻非常清晰的迴盪在耳邊，一聲又一聲，規律的沙沙作響，在秋日清晨微寒的風裡，溫柔得令人屏息。

凝視著緩緩湧來直至碎成無數片白色的碎花，一波又一波反覆而規律的節奏，是異鄉唯一熟悉的聲音。閉著眼聽著浪濤一次又一次輕柔的拍上耳畔，淚水悄悄模糊了視線。

從有記憶以來，我一直非常喜歡海。

童年的記憶因為車禍對腦部的傷害，很多都已散失，少數記得的片段，很多都滲透著海水的味道。

光腳踩在通霄的海灘上，追著姑姑當做孩子般的杜賓狗，盡全力衝向前，然後在海水打得一身狼狽時放聲大叫；拿著小鏟子和水桶，穿著拖鞋戴著草帽，蹲在彰濱的海灘上，和堂姊妹爭相從濕濕黏黏的海沙中挖出不知名的蛤蜊；中秋節的夜晚坐在海堤上，搶到了應該要用來看月亮的望遠鏡，卻拿來打探漆黑的海面，好奇的想知道海裡裝了什麼……

在快樂的回憶裡，海濤總是陪著笑聲隱隱作響。

南台灣的人有著令我完全想像不到的熱情，即使是外來的遊子，亦很快的感染了熾熱的陽光不吝惜的溫暖。

走過只有海潮聲陪伴的第一週，尚不熟稔的大學同學們記住了新加入班上的我，也知道了我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熱心的幫我打聽到



當時的新聞部有欠缺的工作。雖然工讀薪資不算多，但是總算有了收入，讓我暫時鬆了口氣。

在同學們和學長姊的幫忙下，一個多月後，原本亂無頭緒的問題一件又一件的解決，只剩下工讀的薪資不足以負擔我的生活費的問題。一起修課的學妹們知道因為修課的關係，我平日幾乎都是獨自一人，熱情的邀我參與她們班上的活動，當時尚陌生的大一班導師亦熱情的要我加入導生聚的行列。於是我有了一個多月以來最豐盛的一餐，並意外的得到一份助理的工作，解決了我迫切的生活費的問題，加上自費出版的收入，甚至可以幫助剛考進東吳大學，因為學分難以找工作的堂姊，度過最困難的一段日子。

有了老師和同學們的幫助，雖然家裡的經濟問題仍然令我不時為此而疲於奔命，但是比起過去三餐不繼，充滿了不甘心的眼淚與茫然的五專生活，大學生活多了許許多多的色彩，即使是因為身體健康狀況不佳而幾乎無法入睡的大三一整年，除非已病至無法下床，我都想到教室裡去。

能坐在講台下聽講，那份喜悅，是任何事都無法取代。

大四準備研究所考試時，家中發生一些突然的變故，導致我從此無家可歸。曾以為經歷嚴重的車禍，被醫生宣布沒救了卻奇蹟的活下來；九二一地震後失去安穩的居處與生活，卻還是走了過去……已經能夠勇敢面對任何突然的意外，但是奔跑於社會局與學校之間，卻還是被每晚侵襲的惡夢將情緒一次又一次的逼至失控。總是白天勉強打起精神去上課，回到租屋處，一關上房門就逼著自己放聲大哭以釋放壓力。情緒的起伏不定，造成我的健康狀況再度惡化，甚至考試時亦因此而無法集中精神思考，意外的以些微分數差距落榜。

接二連三的打擊，老師們非常擔心我，不斷地要我沒有課時也可以儘管去找他們；知情的同學們亦不時跑來敲我的房門確認我是否安好，甚至陪著我一起哭。

哭了一個多月後，我在MSN的狀態上寫著：「人生是在大哭之中不斷地往前走。」告訴朋友們不用擔心我，開始著手安排自己往後的生活：找工作、找房子。為了想去台灣大學旁聽以準備重考，所以我必須北上找房子，並且找工作以支付開銷。

一切安排就緒，在同學和學妹們的幫忙下打包妥當，貨運很快的抬光了一箱箱幾乎都只有書的行李。

房間搬空的那天晚上，學妹們邀我半夜一起去海邊，一睹我從進來的第一天就聽說過，卻始終不曾親見的月光海。

半夜十二點，一行人提著飲料，興沖沖的往學校的後山跑，直至遠遠離開有路燈照亮的地方。

拿著手電筒小心翼翼的走過黑暗中崎嶇的小路，眼前突然一片開闊，沒有路燈的照耀，海面卻出奇的亮。我納悶的左右看了看，找不到照亮海面的燈，卻笑彎了同行的學妹。

原來月光是這麼明亮，只是因為城市裡太多燈光的干擾，才讓我從來不曾感覺到它的存在。

坐在石上，看著銀色的海浪一波一波往岸邊襲來，濤聲轟隆震耳。明晃晃的月光下，幾乎看不見影子，突然領悟自己原是如此渺小，悲傷霎時縮小得難以用肉眼察覺。

閉上眼，我深深吸氣，把月光和海風一起吸進體內，讓紛煩的心事隨吐息逸散，在濤聲中徹底淨化。



我帶著眼淚而來，也帶著眼淚離開。

來時，曾經猶豫過；離開時，卻慶幸我來過。

在高雄的三年，上天的給予比我所能想像的還要更多。

把澄澈得像海一樣的天空裝進心底，帶著老師和同學與學長姐們不曾因為我畢業離校而終止的關心，前行的路上，雖然不免有眼淚，但是我已不再無助。

在台北工作一年後，幸運的考上了研究所。

剛到中壢不久，等紅燈時小貨車從背後撞上。新生活的開始，突然的車禍令我走得倍覺艱辛。獨自跛行在陌生的校園內，總是分外想念大學時的師長，還有各在一方的同學們，以及念念不忘的海濤聲。

安靜的校園裡雖然有著我的夢想，卻令思念的呼喚更為清晰。

我可以在假日時坐長途的車子去找老師們，也可以在不同的城市和同學們見面，但是我知道，一起在海邊的那段日子，已走過的時光，是不可能回復了。

一日提著晚餐，邊走邊思忖著寫到一半的詩句，緩緩跛行過林間的小路時，突然聽到頭頂上傳來一陣海濤的聲響。

訝異的猛然抬起頭，入眼的只有在風中擺盪的松樹。先是愣了片刻，再也忍不住在樹下放聲大笑。

很多年前，在我還小時，曾看過一個故事。

大部分的情節我都已遺忘，只記得主角的小女孩被接到城市後，非常思念山上的生活。有一天，她聽到了在山上常聽到的樹響，興奮的衝出屋內，卻只見到馬車奔馳而過的背影。猶記當年不知傷感，只是想像不出馬蹄聲如何聯想到樹響，沒想到多年後，我竟然也有了同

樣的心情。

正因為不可再得所以分外思念，但是不能用這個理由放任自己停止腳步。

極盡可能的仰起頭，注視著風中搖曳著直往天空延伸的細長枝葉，所有的煩惱彷彿都被風帶向雲間。

我閉著雙眼，在樹下又站了半晌，才甩動著手上的袋子，輕哼著歌，邁開步伐。

前行的路上，一陣又一陣的風不斷拂過頭頂，一陣又一陣作響的，都是心裡絕不褪色的記憶。



棗熟

王懿莘 | 高雄餐旅大學

棗子熟透也是綠色的，分不清會不會澀口。

回家的路上總是要穿過一排又一排的婚紗。總是，也許自還未有記憶的童稚，就能對那一些布料投以迷戀的眼光吧。對於布料的癡迷，是女人獨有的天性；對於愛情的渴望，是女人特有的本能。

鐵門開關的啪噹，母親並沒有直視我，而是抬頭盯住指針精準地歸位。父親在最初曾經詢問過，手機沒收徒增母親與我之間的不便。然而母親僅僅是回答，因為成績下滑的緣故沒收，返家也只需要手錶和時鐘配合，並不需要手機告知。晚飯是三雙筷子翻攪的聲音，以及日漸較電影不可思議的新聞內容。

電視螢幕上，那幾位漂亮的女主播聲線又反覆傳誦著未成年、交往、情殺、逃家、未婚生子、自殺、孤兒、小父母等等敏感的關鍵字。關鍵字是啟動父親和母親在這個議題上對答的千篇一律，千篇一律的雙簧模式。明明是社會亂象的家常便飯，面對重複性的畫面及對白，習以為常地被刺傷。

母親的動作緩慢而優雅，家用電話一向是由母親接聽。多半在三分鐘時候可以確定接聽者，指針撥過三圈，母親的聲音仍然繃緊著，接聽者應當是我。父親太過專注於不可思議的新聞內容，沒有察覺我漫不經心的翻攪動作，額上滲出幾滴汗，也不曉得是否因為腹部疼痛的食慾全無。

「女孩子要懂得保護自己……」之類等等，每每父親面對新聞劇

本的心得，總是無法得到我心底的回應。就在簡短不到一分鐘的傳輸線切斷以後，面對父親再次出口的共同句子，我回以單音。只是母親就不一樣了。

母親一直以來，都是什麼全清楚、明白的角色。她甚至無須言語，只消投以一沉痛的眼神，我便是心虛地低下頭，心裡面又碎落一塊。比方母親現在，又進入廚房處理水果，她的飯菜甚至還動不到一半。

然後我聞到棗子的味道，清脆卻又腥甜。

那些小兒小女的情情愛愛。或許實在太過憧憬，隨著身邊的女伴旁間隔上一個又一個所謂男朋友以後，不免俗地同儕影響，又或者是對生物與生物間相吸引的好奇。我也擁有一個男朋友（擁有卻聽來像得到一件什麼玩具，例如替芭比多添了肯尼那樣的歡喜動詞），在母親知情的情況下。母親知情，雖然我的勇氣只夠負荷先斬後奏的坦白當時。母親一句話也未曾說過，關於那一段幼稚的，不知所謂的愛情。從初始到結束，她彷彿能預知那一段太過年輕的愛情，會得到怎麼樣的下場。母親的反對是無聲的，以一種龐大而無可奈何地去包容，直到情勢超越她的容忍。膚淺靈魂間的過度親密，終於逼醒母親的保護欲。應當是這個樣子的吧。

母親的巴掌印就這麼樣炮烙在我心間，上頭還鐫刻著母親一句失望至極的「無地自容」。巴掌並沒有浮表在臉上，而是直挺挺地滲透進心裡。也沒有結痂，就一直在那裡隱隱地，閃著若有似無的血亮，如螻蟻啃蝕地疼痛。那樣細細密密的痛感，伴隨至今，除了有更深入疼痛的時刻以外。但那樣的情形畢竟不多見，少有較深切至骨髓還疼



的痛了吧。僅僅除了，那一段太過年輕的愛情，剎那被推進太平間的雪白時刻。

是甜得太順口緣故嗎？一口咬下多汁以後，齒膜卻讓果核給撞疼了。那是第一次，自己嘗試吃整顆棗子，母親已不再需要替我剔去果核，以後。

「好澀。」父親手上那一顆已明顯是黃綠色了，也許是皮咬牙的原因，使得他脫口還不忘略略皺眉。然而母親，遞交到我手上的是完全青綠，甚至還有細膩的兩道刀痕，稍稍可看見果核的邊影。入嘴不但咬口，其苦澀更像是一種警告。母親總有回應父親的辦法，每當父親見我越食越蒼白的臉頰，他便要說一次我的體質有多麼虛寒，多麼不適合吃這樣的果子。然而，母親總有回應父親的辦法。我們誰也沒拆破誰，只是胃冷得揪緊在一起。

童話故事讀得太多，也勢必會有盲點的吧。依稀記得小時候，一次讀完白雪公主，除了蘋果以外就不再對哪種水果看得上眼。總希望自己能吞進染毒的那一顆，直至長大以後才珍惜起它的香甜味道。只是母親不太買蘋果了。除了棗子以外，任何符合時令的水果，她幾乎不買了。嗜吃甜的人多半是樂觀，而我樂觀過頭吧，也許，母親是這麼樣覺得。所以才會相信，童話故事在這個不可思議的現實中，會不可思議地奇蹟出現。夢未免做得太過天真。

果核種在土裡，會長出果子嗎？很小的時候，我曾經把釋迦子埋在一顆不知名的樹下，它卻結出三顆偌大的釋迦。只是從此以後，那棵樹沒有再長過東西。母親說，或許就如同，馬和驢子生出的騾，沒

有辦法再生育。

我仍然無可自拔地迷戀，迷戀那華奢如幻覺的布紗、絲料，那聖潔且忠貞的純白。回家的路上，總得要穿越過那一排又一排的婚紗。就是到家了，也還神遊如置身童話的幻象，即便是呆坐在馬桶上。

呆坐著，底褲的殷紅卻怵目驚心地提醒，重重畫面敲打在腦門，穿梭出現的不是妝點幸福的華衣美服，而是那一張又一張冰冷的塑膠臉龐，千篇一律而沒有表情。下腹一陣陣絞痛，我只是掐緊了肚皮，彷彿能感受它隆起而有心搏跳動。



戀人映像

任明信

他們摟著彼此，臉龐慢慢靠近。

我不想別過臉。心情意外地平靜，像雨後清晨，凝滯草尖的珠露。

終於，他們到了無法再推進的距離……

約會從來就不是曖昧的事，曖昧的是自己。

好久不見的一個朋友約我吃飯，不假思索地答應了。

我們從高中就認識對方，大學也還偶有連絡，直到後來當兵、工作，友情才漸漸式微。考上研究所的時候我曾和她通過電話，電話裡她一如往常的熱情，叫我回高雄別忘了出來聚聚，說是慶祝我考上喜歡的學校，也順便溫熱情誼。

我們曾交往過一段時光。

掛上電話，兀自看著天花板出神。想想兩人分手不知覺也過了六年，她應該比以前更漂亮了吧？跟後來的男友還好嗎？還記得之前曾當她的愛情顧問，幫忙分擔些瑣碎心事，之後就要再見面，我沒有把握自己能表現的像個坦蕩的舊情人，也許屆時內心會有另番波瀾。天秤的一邊是期待，另一邊是擔憂。

早在約定的時間前，我已在老地方等候，那是間平常不過的咖啡館，座落在文化中心旁。看了一下時間，比預定的早了十分鐘，提前赴約是我不成文的習態，而姍姍來遲則是她生來的嬌慣。我一面聽著室內流轉的古典鋼琴，一面看著落地窗外的景緻。人群來來往往，

午後陽光角度傾斜的正好，可以清楚地看見一些微塵在空氣中浮游，鄰座的咖啡香勾人幽思，靜好的氣氛配著想見她的心情，萌生幾許醉意。

忽然手機鈴聲響起，是則簡訊，寫著：會晚到，給你見個人。

見誰？問題懸然。我微微後仰，慢慢把身體投入椅背。

半個小時後，她帶著他出現在落地窗外。隔著潔晰的玻璃向我招手，以一種許久不見的歡欣。臉上的笑禮貌性地被勾起地，我微漾的嘴角泛著不解的酸楚。

這就是她要我見的人？眼前的他有張稚氣好看的臉，散發著傲甜的迷人氣質，他的皮膚透出乾淨的光澤，像是一則永不褪色的青春宣言，烏黑靈精的雙眼透露出不諳世事的輕佻，浮躁的視線若有似無地在我身上游移。心思急轉，揣想著她怎麼突然帶這樣的一個人出現，這不該是她會心儀的類型。

甫一坐下，她說：這是我現在的新歡。然後便轉頭親了他。不是額頭，也不是臉頰，吻如一只精準的印章，落在他的唇。

我分不出妒忌與羨慕的不同。

那是從前交往的時候自己不曾看過的愛戀姿態，過去我總是告訴自己：她不是熱情的女孩，她就不是。儘管彼此之間，相處一直是甜蜜愉快，但始終沒有看過我嚮往中愛情裡那幾近盲目，旁若無人，蛾火式的傾戀。幾年來的交往，一直在缺少默契的空乏中踱步，於是促成後來的分開。連那分開都是輕鬆的，只在電話裡。

『我覺得我們比較像朋友……』

『真可惜。』簡短一句，無從判斷的情緒。

真可惜。我自嘴角緩緩吐了這幾字。

她停下了手上的動作，以一貫的溫柔看著我，眼中有讓人難以釋



懷的歉意。

這是今天她第一次專心看我，也是最後一次。從坐下以來，除了相擁、親吻，他們還不時靠著彼此的臉龐磨蹭，細語喃喃，偶爾會看到她親他耳畔，甚至作勢嚙咬，像飢渴的豹，一種玩弄獵物的暗示。完全無法想像她凝望的眼神能夠如此癡迷，對她，他也從來就毋需開口，自信的眉梢一派隨性，雲淡風輕卻更勝言語，揚起時能使人神馳，低垂時又那麼惹人憐惜。

心緒不禁隨之起舞。此情此景該配抑頓顯著的探戈吧，耳邊有提琴聲響起，溫順悠揚的樂音中蟄伏著風雨將至的乖戾，旋律倏忽綻開，隨著琴鍵灑落，輕快與沉緩之中，我依稀聽見……

他叫她媽媽。

小小的嘴，小小的眼，細細的眉毛不時挑弄著周遭的氛圍。他被摟在懷，還不太會控制的手掌撫著她的頸項。我看著眼前這個巨蟹座女子，無法將她與從前相識的形影疊合。五官的輪廓依然清麗，較於過去她更顯嫵媚了，通體透著溫婉的韻致，澄澈的眼眸沒沾染半分我的形影。

原來如此，是成為母親的關係嗎？

還記得曾聽她說過，這輩子唯一的心願就是呵護自己的骨肉，給他毫不保留的自己，在甫交往沒多久的時候聽到她這番話，不能感受的訊息有太多，只是當時也沒特別思索，對婚姻與孩子單純覺得遙遠。

此刻想起，才驚覺那些都是原因。分開是早就註定好的離別，畢竟那時自己太過年輕，給予承諾所需的與其說是決心，更多是社會能力。心好浪遊的我遇見性喜恬實的她，儘管彼此鮮少論及未來，也早可知其一二。

愛情故事，美麗與哀愁同樣真實。

那些我不能給的，如今都在他身上尋獲。他們是如此親暱，與熟戀情侶毫無二致。肉體的需索，精神的纏綿，兩個獨立個體間的關係原來可以這般緊緻貼微。我看著她輕巧的逗弄，小心翼翼地撫銀，幫他擦嘴，與他說話。想到有人這麼說過：孩子是父母前世的情人。該要經過多少的試煉與困難，他才能尋回熟悉的身體？憑藉著什麼讓他可以在一片哀鴻中分辨摯愛的聲音？如果留有前世的記憶，那他覓尋的是那雙曾幫他持家的手？夜裡溫熱的身軀？還是餐桌上幸福的笑顏？人說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方可共結連理，那做為人子，需要報幾世呢？

我想那已不是凡人所能記數的……

後來，我們仍不免閒話家常，說些輕鬆玩笑，但對她而言，我的存在也許已是不太陌生的男子，再無特殊。

人生沒有什麼是不會過去，重要是當下所擁有的。看著他們美好的愛情，已然忘了忐忑赴約的曖昧初心。下午時分，咖啡館的音樂依然散漫，聽的人漸無心緒。直到結帳他們仍舊卿卿我我，彷彿面前的自己從來就是個無關之人。

那是她的前世，也是今生。究竟是他找到了她，還是她找到了他？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們終於遇見彼此。

出了咖啡館，目送他們的背影離開。像是某種慣性突然被釋放後的反彈，胸口感到一陣窒息，脈搏急遽加速，我閉起眼睛，深呼吸，努力調整心緒。腦中悄悄浮出一些臉孔……

哪一個會是我來世的母親？



小北街

吳翔逸

我們晨早一起搭車，如今歷歷在目……

甫上大學的我，考慮到跨區通車不便，便賃租於陽明山腳的小北街，以為每早乘搭公車即可往返，卻成就四年夢囈。

早上八點第一堂課，大一必修，山腳到山頭，每每於千鈞一刻擠上一輛危危欲顛的公車。條條人魚一路望著前路晃晃搖搖、車行開開關關，整座台北城猶如命運輪迴的大渡，全都匯聚於此班航次，浩浩蕩蕩台北寓言，將一批批按捺焦急的心，駛向美景轉世或缺憾妥協的終端。

抵到校門已然八點逾半。一個人夜半驚醒，汗流浹背地夢見趕搭公車的曖昧與緊迫。

待車期間，總隱隱注意到一名錯肩女孩，定期星期五由候車亭對街出現，那背影與長髮像極了滑溜的星體，獨自運轉在漠漠顧盼的人海。

迤邐漫漫的秀美風景，我的小公主同時於人生往返間，順行出現。

大二那年，第一次參加交友聯誼會的我，投入百分百的情真。教習鋼琴的妳特由南部趕來，遲進相約的鍋貼店，待坐定後兩人久久目瞪。妳突然靈機蹦言：「『四海遊龍』不是間旅行社嗎？害我找了好久，讓你長等真對不起！」巧笑倩兮，言猶在耳。一面儘管傾心，怯

於表意。原來我們真隱約見過面？

直到二見鍾情，證明相愛的運氣，不只篤定，還需要勇敢說明。

隔天清晨，我掛了通緊急電鈴給單眼皮的妳，請妳不要誤會我的表情呆硬。往後笑開的遠端，「曉婕在嗎？」頻繁的聲氣，讓妳我覺味熟悉。

漸漸得知妳身為長女，下有二妹，家計負重不得不身兼數工。白日學院主修音樂，鋼琴酒吧的駐琴師一路彈到半夜深更，還得偶爾上來台北遞送公司餐飲的訂單，得以留宿旅店二日，讓陌生華麗轉為實際。每回途經的鬧市士林，純稚奢藏，沉落的月影就像自己的身映。不捨聽言的懂事早熟，全因普世格局。琉璃易碎，我下定決心永遠愛惜。

地鐵站前我輕聲問候，妳亦輕聲回應，步出潭中有劍的傳說，我領妳走了長遠的程路。夜市裡兩雙手不時磨劃過忐忑，甜蜜幽徑，攤攤都成美食善物。那時月光正明，遠處指向，我點頭小街七巷是我的遮蔭。踏過填實的地土，裡頭正深水翻湧。第一次我沒帶妳旋進我的房內，因為害怕一室濕氣會澆淋愛情的苗衣。

舉起徘徊的黃巾，我們遂搭車登入夜裡的西門，藏有共同秘密的兩人，此時城市闐啞無聲，只剩下彼此的心疼。

妳暖聲喚我：「看！地上滿是晶晶亮亮！」

我答妳：「妳也看，我身旁有顆最亮的石頭！」

妳急急找尋，「在哪？在哪？」

我心暗想這石子不就是妳嗎！軌道運行的瞬間，兩石宿因相碰，所激迸的火燄，光年以外的我們無法察應。星移物換，一宿百年修成。

秋日的樹，妝卸一地葉裳，開過了各色花蕊，細細謝覓紛飛，



便證明它燒紅的輪迴，記惦著來日的結果季節。

妳咯咯說著：「我喜歡屋裡有孩子的笑聲！」

涼風穿水，擁抱的溫度十分久遠。

我們晨早一起搭車，不需目標也沒有定點，樹櫻偕伴綻出，雙溪、官邸、圓山遊樂場的嬉鬧穿越時間切面。

經過一個枕夜，我們笑言這已算第幾次相見，嘲弄著彼此的初遇與偏見，當下決定一趟小旅行作為慶祝紀念。告別在即，電車前路負載預言，直線墜落的畫筆，墨色溢出格子框圍，染黑了去時的天氣，灌熄回望的地田。

在這穹蒼山腳，我背脊與妳遊戲中受創，椅骨移位錯身不及，似大怒神筆直向下的騰空撞跌，反身遽痛。妳貼心繞軌往返，陪我台大、新光一路問診，X光室照出崎嶇心路，在墨夜透光顯影的兩人挽手慢慢踱步回防。

季節鳥因同伴之傷留停，暫時收起燙灼的翅膀，情感遂有了片刻輕鬆的逗點。從妳眼神裡，我明白了妳並不棄嫌我的窘境，小方屋容得下我妳，堅實心意讓沙礫風雨無法身近。妳跑下樓在士林街口買了兩份薑爆炒飯，儘管滿嘴滑油膩口，卻因一份心腸彼此洞穿，伏貼了疼痛的陣容。

愛的信念，如北斗星璇，儘管有明有滅，烏雲不見，白晝不見，指向總永遠不變。

遠方來信，郵印懸盪直到如今，那次聽見的春響，一下便划過了一季。過程酸楚，妳實現所願去了歐洲求學。秋去冬來，輾轉眼目，妳又前赴維也納音樂學院。音符是紅色的單據。黑筆輕吻的字體，力

道不輕。有時是為了愛情的勇氣，有時是為了夢想的決定，我們往往一意孤行，傷痕遍累至今，也不悔當年執意。

當日妳留下一罐營養飲品，走後，便少見妳。我開始在搭車的縫隙，一格格追捕過路風景，與站牌下飄飛不定的身影。

愛情起點小北街，白晝烈焰紅球照耀我的志節，夜裡絲弦月鳴應和妳的音階。

隔著話機兩頭，聽妳訥訥和著濃厚鼻音抽搭說著，母親不願妳嫁個窮酸中文系，怕養不起。

我到站，下車。遷徙過一個個房宿，據點游牧，卻找不回當初的安穩。而妳正越穿過一座座丘陵，只讓適切的陽光浸潤眼睛，過站不停，何期再返熟悉市井？

走到晾曬陽台前，發現一隻白羽如雪的鸚鵡倒泊在地。咯笑聲悄然止停。

於是我，陷入待等春日。小詞圍城，陰冷大霧築起了步伐。

在我心頭總有一顆石子會發亮，排列起雙方的密語。

季節如同個性，遲滯不進。小北街陋簡的住屋上，用白麵包燃起一盆火，輕輕拭乾內心的濕漉。那穿堂耳絮獨自說著：「小公主還是依然可愛嗎？」「小王子還是依舊夢想嗎？」正如第一次交會當頭，相屬已然底定，沉澱出深刻的臉型。

坐在晚冬的餐館，氣候微抵，呵一口氣便將透明玻璃覆蓋一層虛空的毛衣。

天空突然下起陰雨，讓期待的領口更加縮緊。抬頭，才發現很久沒有星星。

我獨自步回當時租住的小北街，迴盼四顧，那樓牆斑駁顯出情愛



歷史的堆疊，唯有眼前的站牌依然佇守，一如愛情的堅韌。

而我早已挫傷於當日的牢硬，儘管北飛斷翼，魂靈仍迴繞不取。

搭上前來的流體，街角在我眼前流成一線，模糊光體，我見到妳從票口出現。

妳笑起來的樣子眼睛眯眯。像一綴星石，從小北街到山仔后，再轉停我的棧心。

我才驚覺緩慢編織的車速，讓沿途的陽明山櫻有致開展，蘊釀一段長軌不移的緋紅，彷彿有話想要訴諸……

我們晨早一起搭車，如今歷歷在目，懷念好近又好遠，充滿淡淡說不出。

